

9月27日 | 海德公園、梅費爾與倫敦購物街區

從騎馬大道、哈洛德百貨、購物拱廊，到攝政街與蘇活：一趟把英國階級、城市規劃與「逛街」連在一起的散步



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在海德公園搭起水晶宮。這一天的故事不只關於舊式上流社會，也關於工業、消費與新興城市文化如何慢慢改寫它。

這一天表面上像是旅程裡最輕鬆的一天：公園、百貨公司、精品街、購物拱廊，再走進熱鬧的蘇活區。但如果只把它當成「逛街日」，反而會錯過倫敦西區最有意思的一層歷史。

前幾天在沃德斯登、斯托、赫佛看到的是英國菁英的鄉間世界：土地、大宅、花園、僕役與社交。今天看到的梅費爾、海德公園與皮卡迪利，正是同一批人進入倫敦後的另一半生活。鄉下有莊園，倫敦要有城市住宅；鄉下騎馬巡視土地，倫敦騎馬則可能是在海德公園讓整個社交圈看見自己；衣服、馬車、地址、僕役、在哪一家店買東西，都可以成為身分語言。

更有趣的是，十九、二十世紀之後，這套世界並沒有簡單消失，而是被商業一層一層改寫。百貨公司把原本需要私人管家、裁縫與專門商人的消費集中到一棟建築；購物拱廊創造出受控制、乾淨而安全的奢華街道；攝政街把購物本身變成城市規劃；到了蘇活與卡納比街，年輕人甚至開始用服裝、音樂與夜生活反過來挑戰舊式「上流品味」。

所以今天真正走過的，是英國社會從「出身、土地與爵位」一路走到「金錢、品味、消費與文化」的變化。街道本身，就是一張社會史地圖。

先把一個誤會拿掉：英國階級從來不只是「有錢人和普通人」

談梅費爾之前，最好先理解英國傳統社會的階序。它不是一套人人都能清楚排成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法律制度，而是一張由出生、爵位、土地、財富、教育、職業、婚姻、人脈、口音、衣著和生活方式一起組成的網。

同樣很有錢的兩個人，社會地位可以完全不同。一位新興銀行家可能比一位伯爵更富有，卻未必立刻被最古老的貴族家庭視為「自己人」；反過來，一位有古老爵位的家族也可能現金拮据，仍然擁有極強的社交地位。這就是為什麼十九世紀小說裡，婚姻、財產與「家世」總是糾纏在一起。

王室	君主與王室成員	最高的儀式與宮廷中心，但不等於所有最有錢的人。
貴族爵位	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爵位、土地、家族血統與政治網絡構成傳統上流社會核心。
鄉紳與土地菁英	地主、從男爵、騎士等	未必是貴族爵位持有人，但擁有土地、地方權力、教育與人脈。
商業與專業中產	銀行家、商人、律師、醫師等	十八、十九世紀愈來愈有錢，也愈能透過住宅、教育、婚姻與消費向上移動。
店主、工匠與一般受薪者	零售、手工業、文員等	支撐城市運作，收入與身分差異很大。
勞動者與僕役	工人、車夫、廚房與家務僕役等	同樣有內部階序；即使在一座豪宅裡，「僕人」也不是同一個等級。

一個很容易搞混的地方

爵士（Sir）不等於貴族爵位。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屬於貴族爵位體系；騎士與從男爵雖然有身分與稱號，傳統上仍不屬於英國國會所稱的世襲貴族階層。所以一個人的稱呼、財富與社會位置，不能只看有沒有「爵士（Sir）」頭銜。

英國上流生活其實有兩個舞台：鄉間大宅與倫敦城市住宅

前幾天看到的大莊園並不是主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待著的唯一住處。對有政治與社交野心的貴族和土地菁英來說，一棟倫敦城市住宅幾乎同樣重要。英格蘭鄉間大宅代表土地、家族根基與地方權力；倫敦住宅則讓一家人靠近王室、國會、俱樂部、劇院、商業與婚姻市場。

尤其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倫敦社交季」，許多富裕家庭會從鄉間搬進首都數月。白天拜訪、購物、騎馬、參加政治活動；晚上則有晚宴、舞會、歌劇與劇院。一位年輕人能遇見誰、一家人在哪裡被看見，可能直接影響婚姻、仕途與家族網絡。

因此，梅費爾的房子不能只理解成「很貴的住宅」。它們其實是城市裡的社交基礎設施。住得離聖詹姆士宮、皇家公園和重要俱樂部愈近，就愈容易進入權力與社交運轉的核心。英格蘭鄉間的莊園與倫敦西區的聯排大宅，是同一種生活方式的兩端。

昨天與今天其實連在一起

在斯托或沃德斯登看到的「款待」，到了倫敦並沒有消失，只是尺度變小、速度變快。鄉間週末宴會變成城市晚宴、舞會與拜訪；馬車從莊園大道駛進梅費爾街道；僕役也常隨主人在不同住宅之間移動。

一棟房子本身，就可以把社會階級畫成樓層

一棟倫敦大宅，也像一座垂直的社會

閣樓／最高層	部分僕役寢室、儲藏	離主人生活最遠
二、三樓	家族臥室、兒童房、客房	私生活
一樓	大客廳、會客廳	最重要的社交樓層
地面層	入口、餐廳、書房等	接待與日常
地下室	廚房、食品室、洗滌、僕役空間	後勤世界，盡量不讓 賓客看見

兩套動線：主人與客人走正式入口、主樓梯；大型住宅常另有後勤入口、地下室前方的下沉式服務區（area）與服務樓梯，讓食物、煤炭、洗衣與僕役移動盡量不穿過正式房間。

這種安排不是每棟房子都完全相同，但大方向非常典型：最漂亮、最明亮、最容易讓客人看見的空間，屬於主人與社交；最需要煙、火、水、煤與大量勞動的空間，則盡量被壓到地下、後方或頂層。

英格蘭歷史建築暨古蹟委員會（Historic England）對喬治亞與維多利亞聯排住宅的研究特別指出，大型住宅常把廚房、食品室、洗滌間與僕役空間安排在地下室，就是為了讓服務機能 and 正式生活分開。倫敦街上常見地面鐵欄杆後向下的階梯，並不是奇怪的地下公寓設計；它原本往往就是後勤世界的入口。

因此，英語裡「樓上／樓下（upstairs／downstairs）」後來會如此自然地成為主人與僕役世界的隱喻，並不是巧合。階級真的被蓋進樓梯、門口、走廊和房間的位置裡。

第一站 | 海德公園：最早不是人民公園，而是國王的獵場

海德公園的歷史先從王權開始。亨利八世在 1536 年從西敏寺取得這片土地，把它變成皇家狩獵場。這與前幾天看到的英國莊園很像：大片開放土地首先不是「公共休閒」，而是權力、狩獵與私人使用的空間。

十七世紀情況慢慢改變。詹姆士一世開始讓宮廷人士進入；查理一世在 1637 年把公園對公眾開放。於是，海德公園逐漸從君主的獵場變成倫敦人能進入的公共場所，但王室與上流社會仍然深深決定它的氣質。

十八世紀卡羅琳王后又把原本較自然的水系整理成蛇形湖，並重新安排公園與肯辛頓花園之間的景觀。這和斯托花園其實有一條很漂亮的連結：英國人開始愈來愈喜歡看似自然、實際經過精密設計的湖水、草坡與樹群。只不過斯托是私人莊園，海德公園則逐漸成為整座首都共享的皇家景觀。

騎馬大道：這裡不是運動場，而是十九世紀的社交媒體



約 1890-1900 年的騎馬大道（Rotten Row）。騎馬、馬車、衣著與同行者，全部都是公開的身分資訊。

海德公園南側的騎馬大道原本和威廉三世在十七世紀末建立的皇家道路有關。到了十八世紀初，它已經成為倫敦上流社會最熱門的會面場所之一，尤其在中午和夏季傍晚。

真正重要的不是「大家喜歡騎馬」，而是騎馬提供了一種公開又體面的觀看方式。誰騎什麼馬、穿什麼衣服、跟誰並行、坐誰家的馬車、今天有沒有出現，都可能被社交圈注意。皇家公園的資料甚至把這種生活直接形容成一場現實版社交劇場。

想像一個沒有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軟體和名流即時照片的年代：如果想讓整個上流社會知道某家小姐已經來到倫敦、某位青年與某家人關係密切，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大家都會出現的時間走進同一個公共空間。海德公園因此既是公園，也是「誰屬於這個圈子」的展示場。

「被看見」本身就是社交資產

上流社會不是只有錢。能進入正確的場合、認識正確的人、懂得正確的禮節，才會真正變成社會地位。海德公園讓這套規則變成人人看得見的表演。

同一座公園，後來又從上流社交場變成全民政治舞台

海德公園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沒有永遠停在貴族的馬車世界。十九世紀中葉，1851 年萬國工業博覽會就在這裡搭起巨大的水晶宮，六百萬人前來看工業、機械、商品與帝國世界。公園第一次以如此驚人的規模，變成大眾消費與現代科技的展覽場。

另一方面，海德公園又逐漸與公開集會和言論自由連在一起。工人運動、婦女參政、政治演說都曾在這裡出現，後來的演說者之角更成為倫敦最知名的公共發言地點之一。

所以今天從公園走向哈洛德百貨時，會經過一個很漂亮的歷史轉折：原本只有王室獵場與上流馬車的世界，十九世紀開始被工業、群眾政治與大眾消費擠進來。下一站的百貨公司，正是這個新時代最典型的產物之一。

第二站 | 哈洛德百貨：從一間食品雜貨店，長成「任何東西都能買」的消費宮殿



今天的哈洛德百貨（Harrods）。它的巨大規模容易讓人忘記，十九世紀中葉這裡最初只是騎士橋一間小型食品店。圖片：Peter Whatley／創用 CC 授權。

哈洛德的故事很適合接在海德公園後面。1849 年，查爾斯．亨利．哈洛德把生意搬到當時仍在快速成長的騎士橋，附近兩年後就要舉辦萬國工業博覽會。原本的小型食品店在兒子查爾斯．迪格比．哈洛德手中不斷增加商品部門，最後變成真正的百貨公司。

1883 年大火摧毀店面，反而成為再次擴張的契機。今天熟悉的宏大外觀主要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逐步建成的結果；英格蘭歷史建築暨古蹟委員會（Historic England）的資料把它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極重要的百貨建築，包含精心裝飾的食品大廳、安全保管庫等空間。

1898 年，哈洛德甚至安裝了英國早期最著名的「移動樓梯」之一。今天搭手扶梯毫無感覺，但在當時，讓顧客不用走樓梯就能一層一層穿越商品世界，本身就是一種新科技與新消費體驗。百貨公司不再只是買東西的地方，而像一座可以逛上半天的城市室內街區。

百貨公司的革命：把「上流生活」變成可以走進去購買的東西

在百貨公司出現以前，富裕家庭的消費往往分散在很多專門店與工匠之間：布料、裁縫、珠寶、茶、家具、食品，各有不同商人，甚至有人直接到府服務。要維持這種生活，需要僕役、時間、人脈與熟悉城市商業網絡。

十九世紀百貨公司把這些世界集中到同一棟大樓。食品、時裝、家具、禮品與各種服務被分成一個又一個部門；明亮櫥窗、宏大大樓梯、餐廳與展示空間，讓「逛」本身變成娛樂。原本屬於少數上流家庭的品味語言，開始被更廣大的富裕中產階級觀看、模仿與購買。

這不等於階級消失。相反地，消費成為新的階級語言。以前最重要的也許是祖先、土地和爵位；到了十九世紀末，在哪裡買衣服、喝什麼茶、家裡怎麼布置、能不能辨認「好東西」，愈來愈能向別人傳達自己的位置。

因此哈洛德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品牌多，而是它代表一個巨大轉折：上流生活從私人宅邸裡的隱密系統，部分變成公開陳列在商店裡的商品世界。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買進其中一部分。

第三段 | 梅費爾：今天最昂貴的倫敦之一，原本只是城市外的田地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格羅夫納廣場（Grosvenor Square）。廣場、整齊街道與大宅不是自然長出來，而是土地莊園有計畫地開發。圖片：公共領域。

十七世紀後期，今天梅費爾所在的地方還大量是草地、濕地與果園。1677 年，湯瑪斯·格羅夫納爵士與瑪麗·戴維斯結婚，戴維斯家族的大片土地因此進入格羅夫納家族。真正的大規模都市開發則從 1720 年代開始。

這個過程非常能說明倫敦西區怎麼形成：不是政府一次把整個城市畫好，而是大地主把大片土地分期出租給建築商，規定街道、廣場、建築尺度與使用方式，逐步創造一個有統一氣質的新城區。格羅夫納廣場成為核心，周圍再長出寬直街道與大型聯排住宅。

梅費爾的成功也不是只因為房子漂亮。它的位置非常精準：靠近聖詹姆士的宮廷與政治社交，又貼著皇家公園，同時遠離更擁擠、更混亂的舊城區。對希望進入最高社交圈的家庭而言，這裡幾乎把「地址」本身變成一張名片。

為什麼叫梅費爾？名字背後其實是倫敦從「郊外娛樂」變成上流住宅區的過程

梅費爾（Mayfair）的名字來自曾在附近舉辦的五月市集。這個市集的歷史比今天精緻的精品店世界粗獷得多：它本來是季節性娛樂與交易的一部分，隨著倫敦往西擴張，周圍土地卻愈來愈被上流住宅取代。

所以今天「Mayfair」聽起來像奢華品牌本身，其實名字保存的是更早一層的城市記憶：在花園廣場和貴族大宅出現以前，這裡還是倫敦邊緣的開放土地與民間娛樂空間。

更值得注意的是，開發梅費爾的人並沒有把所有較低社會階層都趕到很遠。豪宅必須有人維持：馬車要有人照顧，衣服要有人做，食物要有人送，煤炭、修繕、洗衣、僕役、裁縫、珠寶商、家具工匠都要在附近工作。因此最華麗的大宅後面，常常就是馬廄巷、服務空間與較小住宅。上流社會從來不是獨立存在；它需要一整個看不見的勞動城市來支撐。

梅費爾不是只有「富人住的地方」

更準確的看法是：它是一套完整的上流生活系統。正面的廣場與大宅展示身分，背後的馬廄巷、地下室、商店和僕役則讓這種身分每天可以正常運轉。

住址就是社會語言：同一個倫敦，幾條街的距離可以代表不同世界

十八、十九世紀的人讀一個倫敦地址，往往比今天更能立刻想像對方的社會位置。住在格羅夫納廣場、伯克利廣場一帶，與住在密集工匠街區，傳達的是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小說特別常寫「搬到哪裡」「有沒有倫敦住宅」「在社交季住哪一區」。房子不是純粹私人空間，而是公開的社會聲明。門面的寬度、馬車入口、僕役數量、能不能舉辦晚宴，都會把家族的財力與地位翻譯成城市看得見的形式。

但這套階序並不完全固定。十八世紀金融、帝國貿易和工業化之後，商人、銀行家與新興企業家累積的財富開始挑戰傳統土地貴族。很多「新錢」家庭會透過買土地、住進好地址、送孩子進名校、進入俱樂部與安排婚姻，讓下一代慢慢變成更被接受的上流社會。

因此梅費爾同時是階級最穩固、也最容易看見階級流動的地方。它既替古老家族維持身分，也讓新財富學習如何穿上舊社會的外衣。

豪宅背面那條小巷也很重要：馬廐巷是上流生活的「後台」

走梅費爾時，如果看到漂亮大街後面突然出現窄小、尺度較低的巷道，不妨特別留意。很多這類馬廐巷（mews）原本不是今天昂貴又可愛的小住宅，而是馬車、馬匹、車夫與服務人員工作的後勤區。

正式大門面向廣場，代表主人；馬車和僕役則從背後進出。這和大宅裡的主樓梯／服務樓梯是同一個邏輯，只是從一棟房子放大到整個街區。正面必須漂亮、安靜、秩序井然；後面則處理糞便、煤炭、貨物、維修與勞動。

今天很多馬廐巷已經變成極昂貴住宅，原本的社會功能幾乎完全翻轉。但只要知道它最早的用途，就會突然看懂梅費爾的空間：看起來毫不費力的優雅，和沃德斯登、斯托一樣，背後都藏著大量組織與勞動。

購物拱廊為什麼會出現？因為「逛街」本身正在變成一種體面的活動

十八世紀的倫敦街道並不總是適合悠閒購物。泥濘、雨水、馬車、垃圾、擁擠和治安問題，都讓街道不像今天那麼適合慢慢看櫥窗。十九世紀初出現的購物拱廊，把一小段城市包進屋頂下：沒有車輛穿過、有照明、有店面、有管理，也能避雨。

這個設計看似簡單，卻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半公共空間。它不是傳統市場，也不是一間單獨商店，更不是後來的大型百貨公司；它像一條被私人管理的室內街道，專門服務珠寶、服飾與精緻商品。

更重要的是，拱廊讓「只看不買」和散步本身變得更合理。人可以慢慢走、看櫥窗、遇見別人、比較商品，購物開始和社交混在一起。現代購物中心、精品商場的很多基本感覺，在這裡已經可以看到雛形。

伯靈頓拱廊：兩百年前就知道，奢華消費需要一個被控制的舞台



伯靈頓拱廊（Burlington Arcade）1818-19 年興建。入口仍可看見制服管理員（Beadle，拱廊管理員）。圖片：Andrew Dunn／創用 CC 授權。

伯靈頓拱廊由喬治．卡文迪許出資，建在伯靈頓宅邸原本的花園一側，由薩繆爾．韋爾設計，1819 年開放。英格蘭歷史建築暨古蹟委員會（Historic England）把它明確登錄為 1818-19 年的購物拱廊，也是倫敦最早存留至今的一批大型精品拱廊之一。

當時對它的描述已經很清楚：這裡要賣的是珠寶和「符合時尚需求的精緻物品」。換句話說，它從一開始就不是一般市場，而是為有消費能力、也在意環境與體面的客人設計。

拱廊還有自己的制服管理員。這件事非常有象徵性：即使它看起來是一條街，卻不是完全自由的公共街道。私人規則、保全、店面選擇與整潔共同維持一種「適合某一類消費者」的氣氛。現代高級商場其實仍然在做相同的事，只是方法更不明顯。

關於「牡蠣殼」的故事

長期流傳的說法是，卡文迪許受不了路人把牡蠣殼和垃圾丟進自家花園，所以乾脆沿著花園蓋起拱廊。這個故事很有名，但比較適合當成當時的傳聞與城市趣聞，而不是整座拱廊唯一確定的建造原因。

一百年之內，倫敦把同一個「室內街道」概念做了好幾個版本

1817-18	皇家歌劇拱廊	把巴黎式購物拱廊概念帶進倫敦的早期案例
1818-19	伯靈頓拱廊	攝政時代的精品拱廊，直接服務皮卡迪利與梅費爾上流消費
1879	皇家拱廊	維多利亞時代版本，連接舊邦德街與阿爾伯馬爾街
1908-09	皮卡迪利拱廊	愛德華時代版本，連接皮卡迪利與傑明街

這些拱廊放在一起看，最有意思的不是爭論「哪一個最老」，而是發現一種空間形式如何持續適應不同時代。攝政時代講究優雅、尺度與禮節；維多利亞時代的零售愈來愈繁盛；愛德華時代又把更華麗的城市消費推到二十世紀門口。

今天走進任何一條拱廊，都可以留意它與街上的差別：外面是公車、人流、紅綠燈與城市噪音，跨過入口幾步，聲音、光線、速度和人的行為突然都變了。這就是拱廊真正厲害的地方——它用建築把「購物時應該有什麼感覺」一起設計了。

福南梅森：一個王室男僕，竟然把「服務王室」變成自己的生意



皮卡迪利的福南梅森（Fortnum & Mason）。今天看起來像倫敦傳統本身，但它的創業故事其實帶著非常明顯的社會流動意味。圖片：Kwh1050／創用 CC 授權。

福南梅森的起點非常適合放進今天的「階級」主題。威廉·福南原本是安妮女王宮廷中的男僕。女王每晚要求使用新蠟燭，而剩下的蠟成了宮廷僕役可以合法處理的福利。福南把這些剩餘蠟拿去出售，慢慢累積資本；1707 年，他與房東休·梅森一起創業。

這個故事很有趣，因為它把「僕役」這個身分變得立體。僕役當然處在主人的社會階序之下，但在王室或頂級貴族家庭工作，也可能帶來技能、人脈、資訊與某些福利。靠近權力，不等於擁有權力；但有時能產生非常實際的機會。

福南梅森後來反過來成為供應王室與上流社會的商店。也就是說，一個原本在宮廷服務別人的人，建立了一家後來讓貴族與王室來買東西的企業。英國階級並不是完全不會移動，只是向上移動往往需要把金錢轉換成商譽、品味、關係與長時間累積的可信度。

福南梅森真正賣的，不只是茶：它賣的是「這樣生活才算體面」

十八、十九世紀的高級食品世界和今天超市很不一樣。茶、咖啡、糖、香料、罐頭與異國食物背後連著全球貿易、殖民帝國、航運與非常複雜的供應網絡。能買到穩定、稀有、品質良好的商品，本身就是財力與身分。

福南梅森特別會把商品和旅行、宴會、王室與「英國式體面」連起來。食品禮籃適合賽馬、野餐、出征、旅行；茶和果醬進入早餐桌；包裝、服務與店內環境又把普通食物升格為一套儀式。

這正是高級零售最核心的魔法：同樣一罐茶，不只在賣味道，也在賣它從哪裡來、誰在喝、什麼場合拿出來、擺在什麼桌上。階級從土地與爵位，慢慢延伸到一個人是否「懂得選擇」。

所以走進福南梅森時，最有意思的不一定是找最貴的東西，而是看一間商店如何用三百多年時間，把服務、包裝、食物與王室關係一起做成品牌資產。

品味也是階級語言：衣服、鞋子、手杖、帽子甚至「不要太用力打扮」都有規則

上流社會的階級從來不只靠錢。尤其到了攝政時代，衣著、說話方式、動作與「懂不懂規矩」變得非常重要。像博·布魯梅爾這類時尚人物影響了男性穿衣：不一定堆滿華麗裝飾，而是講究剪裁、乾淨、合身和看似毫不費力的優雅。

這也是為什麼皮卡迪利、傑明街、聖詹姆士一帶會長期聚集裁縫、襯衫、鞋履、香水、葡萄酒與各種專門商店。它們服務的不是「需要一件衣服」這麼簡單，而是需要把自己呈現成符合某個社交圈標準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購物並不完全是私人喜好。對一位十九世紀準備進入倫敦社交季的年輕人來說，穿錯、說錯、拜訪時間不對、不了解禮節，都可能像今天在非常正式場合穿錯正式場合的服裝規範一樣，立即被看出來。

所以今天經過精品店時，背景故事其實比品牌本身更長：倫敦西區幾百年來一直在販售一種東西——「如何讓別人讀懂你的身分」。

攝政街：它和梅費爾最大的不同，是這條街從一開始就是「設計出來的」



1828 年的攝政街（Regent Street）。寬闊街道、連續古典立面與整體視覺秩序，正是新式都市規劃的一部分。圖片：英國圖書館／公共領域。

倫敦很多古老街道是幾百年生活慢慢擠出來的：道路彎曲、地塊不規則、店面和住宅混在一起。攝政街完全不同。它是十九世紀初由王室土地規劃推動的大型都市工程，以攝政王命名，約翰·納許負責核心設計，目標之一是把聖詹姆士一帶與北面的攝政公園串起來。

1819 年後形成的攝政街，從一開始就帶有「城市應該被整理」的野心。寬闊道路、弧形轉角、連續立面讓整條街像一座巨大的建築，而不是一堆各自為政的房子。更關鍵的是，它很快就被設計成倫敦最重要的購物街之一。

也就是說，伯靈頓拱廊把購物變成一條被控制的室內街；攝政街則更進一步，把整條真正的城市大道都變成商業展示。逛街不再只是生活需求，而成為一種城市景觀。

攝政街今天看起來「很古」，其實原來的建築大多已經換過

這也是倫敦很典型的歷史錯覺。攝政街的路線與整體都市構想仍然保留十九世紀納許時代的精神，但原來很多早期建築後來因商業需求、樓層面積與結構問題，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被重建。

所以今天看到的整齊石材立面，不應該理解成「1819 年原封不動保存到現在」。更準確的理解是：倫敦保存了這條街必須看起來統一、宏大、有秩序的城市規則，即使單棟建築可以換代。

這和梅費爾也形成很有意思的差別。梅費爾的核心是土地莊園、廣場與住宅社會；攝政街則是王室土地、城市規劃與商業大道。兩者都服務上流與富裕消費，但前者首先是「住在哪裡」，後者愈來愈是「去哪裡看、買與被看見」。

攝政街與蘇活只差一條街，為什麼感覺卻像兩個倫敦？

西邊 | 梅費爾

大宅、花園廣場、土地莊園、俱樂部與精品消費

往東走 ↓

中間 | 攝政街

十九世紀刻意規劃的宏大商業大道；統一立面、寬闊街道，讓購物本身成為城市景觀。

再往東 ↓

東邊 | 蘇活

更早形成、街道細密；移民、工匠、餐館、音樂、夜生活與後來的青年文化層層疊加。

三個世界相鄰只有幾百公尺。差別不是一道簡單的「富人／窮人」界線，而是不同土地開發、住宅尺度與社會功能長期累積出的城市性格。

這個對比是今天最值得實際用腳感受的部分。走在攝政街，視線被寬闊道路、統一立面和大型品牌拉得很長；只要往東鑽進蘇活，街道立刻變窄、轉彎變多、店面變小，餐館、酒吧、住宅和娛樂混得更密。

這不是巧合。攝政街是十九世紀刻意規劃的新大道；蘇活則在十七世紀末已經開始形成住宅區，之後經歷人口增加、房屋分割、移民社群與各種小型產業。它沒有被同一套宏大規劃完全抹平，因此保留了更細碎、更混合的都市尺度。

很多人會把它簡化成「西邊富、東邊窮」，但真實歷史更複雜。蘇活也住過名人、藝術家與富裕居民，梅費爾也需要大量工匠與僕役工作。真正的差別，是土地開發模式、住宅尺度與社會功能長期累積後，讓兩區形成不同的城市性格。

蘇活一開始也想成為體面的住宅區，只是歷史把它帶去另一條路

十七世紀末，蘇活並不是一開始就注定成為餐館、夜生活與音樂區。它也曾經是向西擴張的新住宅地帶，甚至吸引有地位的住戶。但當更宏大、更有土地莊園控制的梅費爾持續發展，上層住戶愈來愈往西移，蘇活許多大型房子開始被分割成較小住所、工作室與出租空間。

這種變化反而讓蘇活變得特別容易接納新人口。1685 年法國撤銷南特敕令後，大量新教徒逃離法國，其中一部分在蘇活定居。十八世紀早期，法語、法國教堂、工匠與商人已經深深改變這一區。

移民並不是只帶來「異國食物」。他們帶來技術、手藝、宗教網絡與跨國商業。後來蘇活又持續吸引不同國籍與文化的人，於是這裡逐漸形成和梅費爾完全不同的聲音：不是由大地主和廣場主導，而是由一間間小店、工作室、餐館、租屋和社群慢慢疊起來。

1738 年的霍加斯，已經把「梅費爾旁邊的另一個倫敦」畫得非常清楚



威廉·霍加斯 1738 年版畫《正午》（Noon）。畫面中的法國新教徒從蘇活的法國教堂離開，服飾、食物、街道人物與社會差異全部被放進同一個場景。圖片：美國國家藝廊／公共領域。

霍加斯的《正午》是一張非常好的蘇活歷史照片——雖然它其實是帶有諷刺意味的版畫。英國國家檔案館指出，畫中的優雅法國新教徒正從霍格巷的法國教堂離開。

最值得看的不是單一人物，而是整張圖同時存在很多社會世界：穿著講究的人、街頭小販、孩子、食物、狹窄房屋、教堂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擠在一起。它和格羅夫納廣場那種整齊、寬闊、由大宅圍成的世界幾乎是同時代，卻像兩個不同城市。

這正是倫敦最迷人的地方：階級和文化不是一圈一圈整齊排開，而是在很短距離內突然切換。今天從攝政街拐進蘇活的那一瞬間，某種程度上還能感覺到三百年前就存在的這種反差。

蘇活的密集也帶來另一面：城市越混合，疾病、貧窮與公共衛生問題也越集中

十九世紀時，蘇活部分區域人口高度密集，很多老房子被切分，供水和排污條件並不理想。1854 年霍亂爆發時，醫師約翰．史諾透過病例分布追查到寬街的一口公共水泵，成為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之一。

這個故事放在今天特別有意義，因為它提醒我們：蘇活那種「小街很多、生活很近、什麼都有」的魅力，在十九世紀也有非常現實的代價。城市密度能創造文化與商業活力，也會放大衛生、住宅與貧窮問題。

所以攝政街代表的宏大規劃與蘇活代表的自然累積，不能簡單說哪一個比較好。前者能帶來秩序、光線與形象，卻也可能排除不符合規劃的人；後者更混合、更有生命力，卻可能承受基礎設施跟不上人口的風險。倫敦現代城市治理，就在這兩種需求之間不斷擺盪。

到了二十世紀，蘇活開始反過來輸出「什麼叫時髦」

如果十八世紀上流社會的「好品味」主要從宮廷、貴族與巴黎傳下來，二十世紀的蘇活逐漸把規則倒過來。音樂家、移民餐館、爵士樂、夜店、藝術家、媒體與小型服飾店，讓這一區變成實驗新文化的地方。

1950、60 年代尤其明顯。卡納比街周邊的年輕男裝店、音樂與青年文化快速發展，倫敦博物館和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都把這一帶視為「搖擺倫敦」時尚革命的重要中心。年輕人不再只是模仿父母的穿著，而開始用短裙、鮮豔顏色、窄版西裝、流行音樂與新店鋪創造自己的身分。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歷史反轉：一百多年前，社交圈要在海德公園「被正確的人看見」；到了 1960 年代，年輕人又在卡納比街「被同世代看見」。看與被看的機制沒有消失，但決定誰有資格定義時尚的人變了。

階級沒有消失，只是身分語言變多了

出身、學校、職業和財富仍然重要，但音樂、服裝、次文化與消費開始讓年輕人擁有另一套表達身分的方法。蘇活的影響力正來自這種「不必等上流社會批准」的文化能量。

把今天的購物史排成一條線，就會看見英國社會本身在改變

18 世紀	私人商人與訂製	上流家庭靠專門工匠、僕役與人脈取得商品
1810s 起	精品拱廊	把高級商店集中在乾淨、受管理的室內街道
19 世紀	百貨公司	把大量商品與服務集中到一座「消費宮殿」
攝政街	整條城市大道成為商業展示	購物與都市規劃結合
20 世紀中葉	蘇活／卡納比精品店	小店與青年文化開始挑戰百貨公司與舊式上流品味

這條線不是說舊形式被新形式完全取代。今天倫敦最好玩的地方，恰恰是它們全部還在：可以上午走十八世紀梅費爾、穿過十九世紀拱廊，再進入百貨公司，最後到二十世紀青年文化成名的街區。

換句話說，今天買不買東西其實不重要。只要留意店鋪的尺度、街道寬度、入口、櫥窗、誰在這裡逛、商品怎麼被展示，就已經在讀一部三百年的消費與社會史。

今天實際走路時，可以這樣「讀」每一段

海德公園

看空間如何從皇家獵場變成上流社交場，再變成全民公共空間。

騎士橋／哈洛德

看十九世紀新富與大眾消費如何把一間店變成現代百貨宮殿。

梅費爾

看花園廣場、聯排大宅、地下室與後巷如何把階級同時寫進城市平面和房屋樓層。

購物拱廊

注意從嘈雜街道跨進拱廊後，光線、聲音、速度與行為突然被「管理」起來。

福南梅森

記住它從王室男僕的副業開始：英國社會再階級化，也一直存在商業向上流動的通道。

攝政街

抬頭看整條街，而不只看店。這是一項都市規劃工程，購物從建築內擴張成城市景觀。

蘇活

走進窄街後感受尺度突變：移民、手工業、餐飲、音樂與青年文化如何在密集街區裡疊加。

最後 | 今天真正看的不是「英國有錢人怎麼逛街」，而是誰有權定義「體面」

十八世紀早期，體面很大程度由王室與土地貴族定義。家世、爵位、鄉間土地、倫敦住宅、正確的社交圈和服裝禮節彼此扣在一起。海德公園與梅費爾就是這個世界最清楚的城市舞台。

十九世紀，工業、金融與帝國貿易創造出更多巨額財富。百貨公司與新式商業街讓新興中產和富商可以購買上流生活的物質符號。錢不能立刻買到祖先，但可以買好地址、教育、馬車、衣服和藝術，下一代再透過婚姻與人脈慢慢把財富轉成社會地位。

到了二十世紀，蘇活與卡納比街又出現另一種挑戰。年輕人、音樂家、移民與設計師不再只問「上流社會喜歡什麼」，而開始自己決定什麼叫酷、什麼叫現代。文化影響力不再完全從上往下流。

因此，從海德公園一路走到蘇活，其實像沿著一座很長的英國社會階梯行走。只是走到最後會發現，這個階梯從來不是固定不動的：土地能變成商業，僕役的副業能變成百年名店，新富能住進舊貴族區，原本不被「體面社會」重視的小街又能變成全世界模仿的時尚中心。

這大概才是今天最值得帶走的倫敦印象：階級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跡，但倫敦同時也一直在讓新的錢、新的人與新的文化，找到方法往裡面擠。

主要資料來源

- 英國皇家公園（The Royal Parks）：海德公園歷史、皇家狩獵場、對公眾開放、騎馬大道與倫敦社交季相關資料。
- 英格蘭歷史建築暨古蹟委員會（Historic England）：海德公園、格羅夫納廣場、伯靈頓拱廊、皮卡迪利拱廊、哈洛德百貨，以及喬治亞／維多利亞聯排住宅的建築與服務空間資料。
- Grosvenor：1677 年格羅夫納家族取得倫敦土地、1720 年代梅費爾開發及格羅夫納廣場形成史。
- 英國遺產（English Heritage）：喬治亞時代倫敦城市住宅、上流社會與僕役階序，以及鄉間大宅家庭移居倫敦住宅的背景資料。
- 哈洛德百貨與倫敦博物館：1849 年騎士橋店、十九世紀擴張、1883 年火災、1890 年代後重建與早期手扶梯等歷史。
- 福南梅森官方歷史：1707 年威廉．福南與休．梅森創業、安妮女王宮廷蠟燭故事，以及商店與王室關係。
- 攝政街官方資料與英國王室地產（The Crown Estate）：攝政街由約翰．納許規劃、1819 年後形成，以及作為倫敦早期專門規劃購物街的歷史。
- 英國國家檔案館、倫敦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蘇活法國新教移民、霍加斯《正午》、二十世紀蘇活與卡納比街時尚／音樂文化。

圖片來源

- 海德公園水晶宮：1851 年萬國工業博覽會版畫，維基共享資源，公共領域。
- 騎馬大道：約 1890-1900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無已知出版限制。
- 格羅夫納廣場：維基共享資源／耶魯英國藝術中心，公共領域。
- 哈洛德百貨：Peter Whatley，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0。
- 伯靈頓拱廊：Andrew Dunn，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0。
- 福南梅森：Kwh1050，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 攝政街 1828 年圖：湯瑪斯．霍斯默．謝潑德／英國圖書館，公共領域。
- 霍加斯《正午》：美國國家藝廊，公共領域。

本文為本次家族旅行的行前閱讀材料。歷史重點以「街道為什麼長成現在這樣，以及階級、住宅與消費如何彼此連接」為主，因此沒有把每間商店做成品牌百科，而是讓沿途景觀能讀成一條連續的倫敦社會史。